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  
十餘做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  
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  
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  
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藁  
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  
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驪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詰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

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慍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嚙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

徐文長集 卷之二  
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  
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  
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  
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  
旣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  
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  
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  
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  
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

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  
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  
朞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  
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  
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  
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  
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  
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  
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旣出獄縱遊金陵

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怵  
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  
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  
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旣歸病  
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噉而深惡諸富貴  
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  
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言屏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  
恠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  
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

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  
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  
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日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  
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  
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幃莞破弊不能再易  
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  
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  
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  
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

徐文長文集 卷之四  
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  
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  
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槌  
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  
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  
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  
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  
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  
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總以龍里衛戍籍

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總以教讀自晦  
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  
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  
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  
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  
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  
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  
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厖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竒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傳終

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石簣闕

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卽其人也余始悟前後所疑皆卽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竒秘如魘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生有來看余者卽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鉅匠浸浸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

容某者當具賓禮其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譚詭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譚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下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

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旣憐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以他羈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偶文長旣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胷中又有一段不可磨

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耻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日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氣韻適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

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  
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  
溢爲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  
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旣出倔強如初晚年憤益  
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距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  
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  
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  
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簣言晚歲詩  
文益竒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

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  
曰先生數竒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  
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  
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  
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  
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竒于人  
人竒于詩詩竒于字字竒于文文竒于畫予謂文長

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

悲夫

下音字  
音機

袁傳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賦

涉江賦

襟期超曠

晉潘岳作秋興賦序稱三十有二歲始見二毛時岳為賈充掾寓直散騎之省見省中多富貴人乃起歸來之想及作閒居賦自述多落而少遷以見拙宦雖卒歸退休然合前賦而觀之誠見其嗜醇醲而姑言

寂寞也。嘉靖壬子秋，余年亦三十有二，既落名鄉試，涉江東歸。友人顧予鬢曰：子髮白矣。余誠懼理道無聞而毛髮就衰，至於進退之間，實所不論。雖才不逮潘岳而志或異焉，乃作涉江賦以自見。

壬子季秋，予既被棄，涉江東歸。水深則厲，僕痛主困旅多太息。夕發西陵，日高造閩。涓旣登一，枝之堂俯而拜母。母曰：見復如是，歸乎？見則困窮，見好顏色。兒腹應饑，爲兒作食。旣乃涓復往，舊託之禪室，掩關戶於畧刻。嗒然其坐忘焉。乃有二三伯仲來相問視，願

盼之間，指予鬢而謂曰：子髮白矣。年其幾何？吾則宜然。如子則，那子聞斯言，不能無逆。傾冠側首，伯爲予擢，擢不應手。體短善脫，不脫而獲。如萸甫活，伯仲謂予豈以憂故進退有時，失得有數。予告伯仲：予豈不知細故芥蒂何足以疑人生之處世？今每大已而細蟻視，聲利之所在，今水趨壑而赴之，量大塊之無垠。今曠蕩蕩其焉期，計四海之在天地，今似罍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海內，今太倉之取一稊物以萬數，而人處其一則又似乎毫末之在於馬廐。彼營營之微

聲沾沾之細利又何殊於曳蟲股、嘍蠅、脾入孔穴、實糧齋第、因小而形大、曾一蟻之何加、再語伯仲、更聽予陳無形爲虛、至微爲塵、塵有隣、虛塵虛相隣、天地視人如人、視蟻蟻視微塵、如蟻與人、塵與鄰、虛亦人、蟻形小以及小、互爲等倫、則所稱蟻又爲甚、大小大如斯、胡有定界、物體紛立、伯仲無恠、目觀空華、起滅天外、爰有一物無罣、無礙、在小匪細、在大匪泥、來不知始往、不知馳得之者、成失之者、敗得亦無攜、失亦不脫、在方寸間、周天地所、勿謂覺靈是爲真、我覺有

變遷、其體安處、體無不含、覺亦從出、覺固不離、覺亦不卽立、萬物基收、古今域失、亦易失、得亦易得、控則馬止、縱則馬逸、控縱二義、助忘之對、外寇易防、竊發莫支、外寇形呈、竊發暗來、積土漸高、爲九仞臺、九仞一虧、終爲阜丘、予斯之憂、他奚愴懷、伯恠予髮良、亦有說、男子六八、陽氣衰竭、膚面焦枯、鬢髮頰白、斯人稟常萬古、轍稟完後老、缺者早泄、曷知小子不稟其缺、年三十二、形則六八、又予視髮、玄綢白希、遠窺不得、逼視始知、不審其變、在何歲時、豈以茲秋、謂予

憂爲

牡丹賦

風華典贍豈次梗諸君可辨

同學先輩滕子仲敬嘗植牡丹於庭之陞春陽既麗  
花亦嬌鮮過客賞者不知其幾數日搖落客始罷止  
滕子心疑而過問滑曰吾聞牡丹花稱富貴今吾植  
之於庭毋乃紛華盛麗之是悅乎數日而繁一朝而  
落儵兮游觀忽兮離索毋乃避其涼而趨其熱乎是  
以古之達人修士佩蘭采菊茹芝華芳始既無有乎  
穠豔終亦不見其寒涼恬淡容與與天久長不若茲

種之溷吾黨也吾子以爲何如滑應之曰若吾子所  
云將盡遺萬物之濃而取其淡樸乎將人亦倚物之  
濃淡以爲清濁乎且富貴非濁貧賤非清客者皆麤  
主則爲精主常瞬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  
更如吾子懟富貴之花以爲溷已世亦寧有以客之  
寓而遂壞其主人者乎縱觀者之倏忽爾於花乎何  
讐諒盛衰之在天人因之以去留彼一貴一賤而交  
情乃見苟門客之聚散於翟公其奚尤子亦稱夫芝  
蘭松菊者之爲清矣特其脩短或殊榮悴則一子又

安知夫餐佩采摯者之終其身而守其朽質也。則其於倏忽游觀者又何異焉。滕子顧子曰：有是哉！子盍爲我賦之。渭曰：唯唯。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爲無雙。東青州而南越，曾不足以頡頏。稟陰陽之中氣，今雖未必其記載之盡信。視衆卉以獨妍，今真若悉有萃乎水土之精光。始山間之幽寂處，天后之帝鄉。后始命移以入內，今備宮樹之列行。亦何心於貴賤，視用舍而行藏。茲上代之無聞，始絕盛乎皇唐。爾其月陂隄上，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當春光之旣和，

藹亭榭之載營。天宇曠霽，今絲游景物招人而事起。彼貴子兮，王孫蹙游龍於流水。遶茲葩而密坐，藉芳草而芊芊。感盛年之若斯，傷代謝之能幾。爾則粉承日華，朱含霧雨。群蒂如翔，交柯如拒。凌晨併粧對客，不語衛尉出婢子於羅幃。鄂君擁翠被於江渚，當其白蕊千芽，照耀朱霞。綠葉紛紜，望之轉賒。若儒生之授學，列女樂於絳紗。迨夫背戶迎窻，上下薨簷。二三作隊，矯矯愈鮮。飛燕進女弟於遠條，夫人挾三國而朝天。錦瓣重捲，檀心飛屑。柔須夜殷，怒苞曉決。宛婦

姑之反。脣似相稽而無說。則有若盛時合春諸娣。從  
韓。姑以同歸。颯焉凋衰。漢主放宮人。而憎別風。薦小  
爽。雨委微温。楚姝舞歇於章臺。陳后泣罷於長門。亦  
有細加巨上。慎妃橫逼座之勢。紫侍黃側。班姬抗同  
輦之尊。或勁而叩。婕妤好當逸。熊於上殿。或翹而望處  
子。窺宋玉於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駢近。不極態遠  
不盡妍大。彷彿乎佳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之數  
姝。可罄比而殫論。然渭嘗聞如來演法。在彼鹿園。菩  
薩莊嚴衆。二十五寶髻。鬟髮珠璣。瓔組佛之勝相。紫

金光聚大衆。威儀具八萬數。又聞崑崙閬風玉城瑤  
宮。神人飛行。綽約玲瓏。雲態雪光。不可殫窮。夫人之  
心想由習生。景與想成。一牡丹耳。世人多謂花如美  
婦。則前所援引諸姬群小之所象是也。使玄釋之子  
觀之。遠嫌避譏。則後所援引大衆群仙之所象是也。  
今此花長於學士之庭。在仲敬之宅。仲敬將謂此花  
申申天天。行行閭閭。佩玉瓊琚。鼓瑟鳴琴。其仲尼與  
七十子諸人乎。縱謂其婦人也。稱煩則太姒。始至宮  
人欣欣。琴瑟鐘鼓樂而不淫。乎稱簡則二女湘君。尋

帝舜於蒼梧之野。宓妃盤姍解佩環於洛水之濱乎。此皆不以物而以已吐其醜而茹其美。畔援歆羨與世人之想成者等耳。若滑則想亦不加賞亦不鄙我之視花如花。視我知曰牡丹而已。忽移矚於他園。都不記其婀娜籍紛紛以紆紆其何施而不可。

鞠賦

幽烈清疎伯仲長公秋陽雅酒

滑既賦牡丹滕子復申辭曰曩吾之庭牡丹春華菊英秋發吾子抽精於彼而絕響於此母亦如吾所謂避其涼而趨其熱者乎滑曰有是哉子之善戲而挾

也乃筆不停綴詞不及展遂賦曰誰乎誰乎芒芴曷常春至麗日秋臨抗霜彼亦何熱此亦何涼惟付與之是聽非知計之可詳履子廣庭覩茲烈芳繫名相之別數亦芟莖之異萌染不出於五色維其變之莫量歷九秋而自如周數望而靡謝從顏色之中乾永附帶而不舍於時白帝司辰冽冽辛辛木葉下而草萎霜露降而鴈征乃自圃畦遷爾廣楹一則不足百尚有羸群而不黨矜而不爭槩望若結伴而違俗單玩則各立而獨行乘金令而始拆秉土氣之正精雖

雜采之並敷。惟彼黃之盛榮。諒盈庭而冒錦。亦剖符而塗金。耀愈澤而不妖。烈無吹而自馨。方辭謝乎徑塗。處規植而託身。非毛磔以爲嘉。存大朴之希聲。彼主人兮。誰子懷高廓兮。心貞秉圭璋之潔白。樹文學之干旌。則有幽人處士。墨卿逸史。候節序之高朗。知寒燠之迅駛。弭蓋於門。肅隊而至。或移觴而就筵。賦篇章而未已。爾則不以物驚。不以物喜。挺危朶而愈勁。舒正色而不媚。匪鉛華以事人。多君子之枉戾。豈無人而不芳。亦胡庸以采佩。當夫青陽發生。桃李盛

花名園如霰。土國如霞。嚶好鳥其載鳴。將何物之不化。胡爾類之自矜。乃偃伏其萌芽。迨寒氣之始肅。日馳騫乎南陸。雲慘淡而無光。野何萌而不縮。爾乃自耀其孤標。眇賤同而貴獨。謂所性之若斯兮。或未必其盡然。夜不可以爲夙兮。晨不可以爲昏。苟榮悴之有時。奚爾類之能專。將推之而不後。抑挽之而不前。彼蒼厚爾以遲莫。又何辭於末年。後先亦何心兮。避桃李之盛時。抗素秋而挺茂兮。焉保其不衰。至乃微霜襲宇。驚飈振帷。萼紺紫而不凋。葉比次而下。

徐文長文集 卷一  
垂。閨。閒。宇。今。無。人。况。星。月。之。懸。輝。則。有。似。乎。貞。女。永。  
絕。乎。夫。君。放。臣。懷。國。而。酸。悲。尹。履。霜。於。中。野。蘇。武。  
嚙。雪。於。沙。陴。在。顛。沛。而。愈。厲。至。九。其。靡。違。外。容。色。  
之。凋。傷。實。中。心。之。飛。天。嗟。主。人。之。懷。抱。美。材。質。之。修。  
嫿。逾。盛。年。而。云。邁。稍。凌。夷。乎。未。路。苟。蒼。蒼。之。爾。私。兮。  
又。何。病。於。遲。莫。日。中。晏。而。彌。烈。今。金。粹。精。於。融。鑄。直。  
守。貞。而。罔。渝。於。茲。英。其。何。負。余。假。托。以。抒。忱。兮。信。母。  
必。而。母。固。

荷賦

言詞俊慕寫靈

渭。既。賦。牡。丹。與。菊。仲。敬。復。請。曰。天。有。四。時。花。有。四。品。  
夏。荷。冬。梅。子。獨。無。意。乎。含。毫。續。藻。俾。世。稱。四。賦。此。雖。  
小。圃。之。光。而。亦。吾。子。之。麗。也。余。不。得。辭。因。復。命。筆。塊。  
連。抱。之。大。甕。立。階。楹。以。踟。躕。挹。三。尺。之。清。水。實。五。石。  
之。泥。淤。葩。燁。燁。其。盈。把。芳。霏。霏。以。滿。除。逼。而。就。之。欲。  
語。不。語。徐。察。其。意。若。有。告。訴。吾。凌。波。之。逸。卿。而。擁。蓋。  
之。公。路。也。遠。祖。當。春。秋。吳。越。之。世。逢。時。遭。偶。居。若。耶。  
之。溪。歐。冶。子。淬。劍。之。處。也。自。會。稽。達。剡。水。溪。長。岍。澗。  
淡。蕩。百。里。沙。白。泥。肥。雜。蘆。與。葦。種。類。繁。生。多。不。可。紀。

則有乍決半舒小朶大蕊短佇長竦低垂迅起柔標  
勁節疎陳密倚或向日而併嬌或從風而自靡其乍  
決也儼華燈之笑焰其半舒也宛新月之過朏其小  
朶之開群仙合掌而數甲斯尖其大蕊之盤古佛現  
身而千目其背短跂則蠻奴踉以貢珍長竦則山峰  
蘊而攢翠低垂挂馬肝而始剝迅起樹羽蓋而仰綴  
標有柔而將隨節有勁而示刺疎陳或約隊而未過  
密倚疑附耳而不置向日併嬌未足稱妍從風而靡  
曷以揚麗香不烈而愈恬色彌天而不媚其房之俯

仰也則有似乎客主之旣闌更舉爵而飛杯其葉之  
掀翻也又有似於兄弟之寢興共長枕而大被是以  
飲風露而華采集鳥魚而遊戲五月清涼三伏不暑  
曠漠之區煙波之宇根蒂懽娛枝葉容與花神每遊  
息以無窮生意亦隨之而不去吾子不聞王之後宮  
名西施者乎采掇不盈觀者如市羨我顏華中心如  
駭此固千載之所美談而風人之所載記豈若茲主  
人之處我也陶以爲沼以灌以壅覆之井幹以制以  
控苗蕪抽地果不得縱炎暑結棲鄒與魯雅、龍閩豈俊臣

之見推而請君入於是甕。實遭時之不偶。爲觀者所侮弄。是以見先生之來。有不能以言通而謬以意動者也。余應之曰。何子見之不廣也。吾聞自子之先。以至於子。皆得以君子名者。豈以託居之廣大而顧盼之光榮乎。直幹不撓。虛中無物。竅多比干之心。清映相夷之骨。含芳烈其愈溫。處驕炎以不熱。眇可望而莫親。輝易事而難悅。翩颺以舉。挺生冰雪之姿。瀟灑出塵。不讓神僊之列。是以以清流而莫增其澄。處汚泥而愈見其潔。且吾子不染於汚泥矣。又何廣狹

之差別。縱遭時有偶與不偶。何託身有屑與不屑。花乃垂頭默然。似失仰而微笑。似有所答。知君子之令名。非外物以丹腹。於時遊魚躍於梗底。翡翠集於房側。微風芬以襲衣。纖月高以映枕。乃命主人酌酒而別。

梅賦

有徐庾之麗而徐庾無其峭

往予薄游海外。聞羅浮之勝而未得登焉。蓋昔所稱入夢之種。不可得而見之矣。涉冬出大庾。見庾嶺之梅。則多麤理而絳襦者。歟。抵玉山人言東嶽之奇。往

觀焉。則見其孤生。瓌古。偃伏。廻卷。一花千葉。並蒂數  
萼。忽上。竦而扶踈者。歟。至於依山臨澗。覆橋橫野。間  
松雜竹。屋角墻茨。境非不美也。未聞其走馬而征輿。  
豈非品質靡異。類別有區。人固玩視其習。而好言其  
殊。爾其孤稟。矜競。妙英雋發。肌理冰凝。幹膚鐵屈。留  
連野水之煙。淡蕩寒山之月。莖一攢而集霞葩。葩五出  
而爭雪側披。斷磧委朔風。其將吹。忽上高空。助凍雲  
之欲結。杪數英之半掬。中萬斛之一搏。古幹橫肱。玉  
龍游而張甲。編條聚腦。白鳳戢以梳翰。珮玦續紛。何

管凌波之子。肌膚綽約。無言姑射之仙。趣將幽而見  
取。豔以冷而爲妍。縕香氣於空表。弄皎色於霄端。瘦  
影橫窻。矚然山澤。素靦麗璧。忽爾嬋娟。託使將傳。寄  
江南之遐信。隨風暗度。報塞北以春天。羌笛一聲。韻  
全飄於纖指。素琴三弄。神屢託於冰絃。是以古道清  
瀟。墨工圖史。或拗之爲一窩。亦種之於數里。圍棋酌  
酒。樽與偃臥。其中落月。迴風務印。縱橫之所。彼稱旣  
醉。逼清氣而不勝。我則含毫。占春光於長住。斯亦可  
謂一節之高。而未足以盡曠然之意。乃有巖居之徒。

溪飲之老短褐黃冠龐眉壽考跨蹇策筇熱漿烹藻  
望谷日以窮搜坐石頭而拂掃亦有游心道德之儒  
含思風雅之伯讀易說詩於其下咏騷作記當其處  
飛觥爵於彌留顧徘徊而不去景得人而益增人因  
景而標致斯風格之雅幽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  
心暢神洗器破滯又何羨乎羅浮之竒而東嶽之麗  
且余觀夫梅之爲物也得氣之先得液之酸酸者木  
之正味先者序之履端先則渾淪龐篤含泰和而獨  
飽酸則甘辛鹹苦受何味而弗便含之飽者發斯盛

便以受者和必完是以先驅百卉遂占上林之花  
齊五味兼濟商鼎之鹽其始也點綴文章洩天地之  
春於一夜其終也調和願養收天地之功於萬全曾  
不知其處寂寞而貞厲守冷素以自恬悠揚乎松菊  
之圃盤錯乎水石之間風飈撼之而不動瘴癘攻之  
而罔顛雪霰既零條枚益肆陰幽外剝陽氣內漸迨  
花實之致用歷世味之飽諳何桃李之弱質敢先後  
以齊肩苟天將降是人以大任察物理而明其固然

前破械賦 趣

嗟乎哉西河殘守東海孝婦差之豪釐千里岐路寸  
脰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日也  
栩栩然莊生之爲蝴蝶其在昨日也遽遽然蝴蝶之  
爲莊生

### 後破械賦

爰有一物制亦自斑鸛喙不啄琴體乏絃乃借二友  
木寶金紐與之爲三脰及足手一人邇之不棺而朽  
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二三神明  
駕鵝其首司其去留爲我撞剖嗟乎哉爾完我死爾  
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徑庭可不慎乎敢告司刑

### 畫鶴賦

工部進鵬得此有匹

朱冠縞衣四池玄綠鐵脰昂尻金眸夾顛長喙易渚  
圓吭聞天秉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舉而  
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瘞銘  
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傳甲者  
之言聞唳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  
泯讀此傷悲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  
筆和鉛徵精召巧或磅礪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

徐又身集卷一  
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束穎而希異其玄妙。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橋瀆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財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縣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今毳毼頂。殷荔而氏昂。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屢以爲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往往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

緹芝賦

飭詞妍美

緊探珠之巖榭。迫臨鏡之波館。地並秀以雙美。氣偕和而競煖。爰有物以名芝。忽卷然而從。窾如苗玉。而東瑤。旣扞輪而揭。繖下縞練。以裊中上。緹纒而表袒。皚薄雪之將霏。載彤雲而未斷。巨者二咫。映彼湖荷。小者徑尺。燦竹妍柯。河邊織錦。掇支機而罷杼。漢宮剪綵。停寶釵以羞羅。使君溫恭。崇抑斥揚。歛襟下問。爲災爲祥。旣登覽乎隅椒。復臨泛乎汪洋。恐盛德之點壁。惟偃步以循墻。爾其芝固無言。默呈以露。吐瑞藹之氤氳。儼郁霏之煙霧。芳嘒嘒以襲衣。裊亭亭而

幕素遶數尺之玄壤。瑟週離而奄布。示彼絕竒逸於  
往睹。非家積之餘。與符天心而曷故。於是使君讓之  
不可推之不去。把酒大號曰。子爲我賦。卽斯語而宮商  
謝不敏。今恐負。亂曰。使君玉除盛芝英。今一貢廷。今  
兩侍於楹。今斯爲之徵。今使君眇痾匪蒸。成兮芝草  
生。今采以鑄。今壽百齡。今斯爲之馮兮。

十白賦

有序

亦諷亦悲

予被少保公檄自獲白鹿而令代表於朝。始  
其後踵至者凡十品物聚於好殆非虛語歟。  
時予各欲賦以諷公未能也。公死於華亭氏  
予寄居馬家飲中燭蝕一寸而成十章諷固  
無由且悲之矣。

鹿二隻

爰有二鹿雪皓霜瑩後先互呈以雌以雄合八蹄而  
兩角躡並壁以交穹桓桓撫臣敢告。世宗謝山海  
之萃食仰芻豢於上宮諒遭遇之有時胡人與物而  
匪同。

兎

謝彼月輪來此人間朗晴珀赤妙毳雪寒豈韓盧之  
可獵與鬼蜮而共躡曩者食客之謀匪爲營於二窟  
今也走狗之鑊潛垂涕以雙潺

鵲

即使常羽亦且知歲矧伊白鵲而胡不彗匪舍疆以  
效鵲詎攫雛而學鷲秋梁作架宜並色於銀潢古印  
幻騰羞托翼於金墜

猴

瓊赤玉誤  
爲白沿耳

人亦有言王孫可憎衣以周公裂冠毀纓胡是物之  
善幻脫蒼鞞以膚瓊莫四朝三豈狙公之可用既冠  
且沐致韓生之就烹

鸚鵡

昌黎二鳥賦云  
白鵠亦與貢

鸚鵡來巢春秋紀之皜皜其翎曷其有之我在幕中  
實維皆之不貢於廷拚然起之

鸚鵡

黃冠白章其鳴嘒嘒殊彼凡羽綠襟朱喙柰此條籠  
將飛復墜我則禰衡賦罷隕涕

龜四

念寶龜之素甲。羗迸迸。今冰雪載九疇。而出洛帝與。茲而借錫。雖入網於豫。且苦靈骨之就鑕。亦托跡於莊周。恍曳尾而超越。

麋

拾遺有言。微聲及禍。視爾霜質。秉金畏火。踵白鹿而後來。既已非時。向青草而長。庶庶其得所。

鼠

聞爾貪殘。曷能冰潔。乃縞膚而素毛。矯變縑而為白。獨不聞胡粉之晶晶。今始黝於鉛黑。

黃頭

時賞羅者頗溢

鳥曰黃頭。猛以善鬪。白秉金精。儼爾介冑。虞人網以奏功。如拔猛士於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擲杯土於一覆。

徐文長文集卷之一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樂府

張家槐 樂府俱近古惜拘於古

張家槐鵲巢枝使君纔出戶闔扉鞭行人上及飛  
彈鵲母連鵲卵鵲母棄雛走何所曙衙開邸報來使  
君朝去鵲莫歸

悲饗歌

吳人饗越人俎一臠忤舌死杖下肉少甘骨爲土。

歌風臺

時漢高將夷英彭諸猛又知猛者守欲背故曰安得和葛鄂州作

醉媪酒臥媪墟武家墟畔鼯呼呼豐沛中群酒徒噉  
季鼻大糟所都誰喚隆準而公平十二年左纛還着  
紅衫應午炎七尺所臨萬馬環諸王列侯敢不虔獵  
徒酒伴隘巷看獨召故老金爵乾惜青春赭朱顏乃  
思猛士得將安歸問野雞還我韓

又

鄂州篇衡縣權渭也俯拾所殘悲異代良楚酸謂河

高水流拍天渭兩過之河未然麻姑量海海愁淺三  
尺鳥爪沒至鼯大家作計一何長請看何人偏墮短

又

英彭不雌季心所猜今布越耳終當爲豨終當爲豨  
不如我先之舊所得猛士十當一無遺十旣一無遺  
安得不歌以思

又

騅渡江八千從非父老是使彼安識籍與梁巴蜀公  
縞新城奉三老教發帝喪義兵若河日以東乃知王

者師上親長禮以下首功蜀公親歷效驗明乃知猛  
士難四方守易戰攻誰兼不蹄買蹠驄擊太牢祀鄴  
鄉聽叔孫通徵魯諸生驚禮四公遠來于商

予嘗夢晝所決不為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堅

貞傳稍解焉

堅貞十七之死靡他去聲數夢男子百兩以御叶貞覺

而恚莫知其謂華盛來胥蝶我貌未悴廢沐垢首塵

膚敗裳如葉未秋虐使萎黃自茲以往夕寢且覺角

雀謝穿筐梅罷標卷婁雖羶理不樂蟻矧已肉矣曷

感而蛾音宜萬有膠轕曷可詰呵皇矣上帝其將謂何

六昔

昔朋友雉與鷓不得已今為臬 昔骨肉鶩與鴨不

得已今為鷓 昔宗親鵲與鶉不得已今為鷓 昔

官府騶與虞不得已今為虎 昔乳煦汗血駒不得

已今於菟 昔黔蒼萬夫英今視之蠅所生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四言古詩

鴈臺詩

陸子嘗買鴈放之因以爲號又鴈臺在杭江干

左江右湖名、山有臺、近陽背陰、鴈爲之來、江海之大、  
增繳九矢、待鴈不來、涼空覆水、主人有馬、客亦有舟、  
出自郭門、於焉遨遊、群焉以栖、人亦鴈爾、莊周爲蝶、  
孰揆厥理、買鴈放生、入雲出塞、有問炙者、張目不對、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  
土魯番貢獅

羗飯官驛斯物不的官馬當災騰干馬脊俛嚙以牙  
嗜馬肉炙四蹄裂馬如人裂帛獸威孔武觀者色沮  
媚此羗胡若媚其母余呀以咨羗曰余乳當其出穴  
若嬰離襦不見牝獅惟見我哺斯言不欺梁鴛養虎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

終

程